



余心言

想到 2000年

XIANG DAO 2000 NIAN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余心言

想到2000年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成都

特约编辑：梁裕书

责任编辑：王文尧

封面设计：戴 卫

插 图：谢可新

想 到 2000 年

余 心 言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875插页2 字数54千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书号：R7247·194

定价：0.53元

目 录

未来，在今天的青少年手里·····	(1)
什么叫翻两番·····	(5)
高消费和生活必需品·····	(8)
高效率劳动才能高消费·····	(13)
未来的就业·····	(16)
洗一件衬衣多少钱·····	(20)
未来的人口流向·····	(24)
下海去·····	(27)
2000年的艰苦奋斗·····	(32)
学一点做买卖的学问·····	(36)
靠自己，不能靠老子·····	(41)
未来的知识结构和今天的学习·····	(46)
至少要学会一门外语·····	(49)
进入科学的前沿阵地(上)·····	(53)
进入科学的前沿阵地(下)·····	(58)
你会踢足球吗·····	(63)
2000年的精神文明·····	(69)
上学还要排队吗·····	(75)
现代化和家庭的亲密和谐·····	(79)
向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前进·····	(84)

未来，在今天的青少年手里

将要献给读者的这本书，题目叫做《想到2000年》。

2000年以后的世界，2000年以后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同今天的青少年的关系，肯定要比同我这样年过半百的人的关系更大一些。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而你们，正年富力强，大有作为。未来，是你们的，你们才是未来的主人。那么，你们将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和学习？你们又将创造什么样的新生活？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同学们认真思考吗？

“凡事预则立。”有准备才有主动权。老师讲课要事先备课，学生考试要事先复习。未来生活中的考试，比课堂上的考试更要严峻十倍，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你就准备打败仗吧！

也许在有的人的眼光中，“日光之下无新事”，生活每天都是老样子，周而复始，爸爸妈妈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自己也照那样过就行了。其实，爸爸妈妈的日子，就和爷爷奶奶的日子过得很不一样。我的奶奶是裹小脚的，我的妈妈

是解放脚，我的姐妹就没有一个裹脚的了。我的爷爷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上完了小学就当学徒，我自己好歹进过几次大学的门，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没有念下去，我的孩子当中却有一位研究生，她还老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社会总是在前进，以后前进的步骤还会更大，完全“照爸爸妈妈那样生活”，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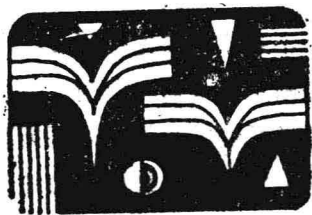
那么，让中小学生去想想未来，有用没有用呢？地球这么大，陆地总面积有一亿四千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有四十八亿人，中国也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十亿多人口，一个小小的学生，又能起多大作用？要来的事情总归要来，不去想它，好事也不会变成坏事；想了，坏事也不能变成好事。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让我举两个眼前的小例子：我认识一些青年人，十年内乱当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这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的罪过。但是，那时候也有一些青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什么另外一些青年不

能这样做呢？为什么当时有人劝他们多读一点书，他们也听不进去呢？因为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就想不到后来会有知识有用的一天。前些年，有些中学生对学习不大热心，他们盼着“顶替”进父母的工厂，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老爸爸”。想不到后来这行不通了，“顶替”也要考试合格才能被招工。他们有点埋怨人民政府。其实，前几年我们就不断指出，这种做法是非变化不可的。既然要搞四化，就不能不严格要求保证劳动者的素质。即使已经“顶替”进厂的，如果不努力提高自己，随着四化的进展，也有一天会遇到被辞退的可能，到那时吃后悔药又来不及了。而要不吃后悔药，需要的就是有预见。

所谓预见，并不是象测字先生算命，也不是象吉普赛女郎看手相，能事先断定某人何年发财，何日倒霉……那些都是胡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预见，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推断它的未来。考虑到未来的一切细节，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预见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却是可以有科学根据的。未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将会有有什么新发展？职业构成会发生什么变化？什么样的人才更迫切需要的？这些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们将会运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将要在什么样的地区，开发哪些新的生产领域？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那时的社会又有哪些新的矛盾？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认识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在今天及早为未来解决这些问题作好准备。

需要声明的是，真要把未来看得很清楚，我的知识和水

平都还很不够。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作为思考的线索。我自己也还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思考。为了用我们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现在，先让我们想到2000年吧！



什么叫翻两番

提到2000年，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

问题是什么叫翻两番，从多少翻到多少，它包含一些什么内容。

1980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大约是七千一百亿元左右，十亿人口，平均每人只有七百元左右。大家知道，生产每一件产品，总要消耗一定的原料、材料、动力以及工具、设备等等。这些部分的成本，往往要占到产值的一半以上，有时甚至要占产值的百分之七、八十。例如，生产一件呢大衣，光是呢料的成本大约就要占这件大衣价钱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样一算，新增加的那部分产值，又叫国民收入，就很少很少了。而我们的衣、食、住、行、用，又都只能靠这一部分，我们说穷，就穷在这里。

翻两番，就是增加一倍，再增加一倍。 $2 \times 2 = 4$ 。也就是使工农业总产值从七千一百亿元左右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如果全国人口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平均每人的



产值可以有二千元以上，
比现在的局面当然要好得多。

翻两番，怎么翻呢？我手里有一张纸，把它对折一下，把它变成双层，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再对折一下，变成四层，就可以算翻两番了。生产要翻上去，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北京地区平均亩产八百斤粮食，翻一番是一千六百斤，翻两番是三千二百斤。能做到吗？反正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工厂的生产，要翻上去，也不见得容易。有的同学的妈妈在纺织厂织布，请你回去问问看，要她一天织出相当于现在四倍的布来，好办不好办？

翻两番，光靠拚体力、加班加点不行，可不可以靠开工厂，增加工人呢？这的确是个办法，可是需要相当大的投资。现在全国将近四十万个企业，除了解放前留下的，是三十多年投资的结果。今后二十年内，要翻一番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有些产品生产量已经相当大了，现有的工厂尚且开工不足，照老样子再建新厂又有何用呢？

出路在于开辟生产的新门路，生产更多更高级的新产

品。就拿电视机来说，12英寸的比9英寸的值钱得多，大型的彩色电视机又要比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更贵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正在热销起来，将来，空调机、电饭锅、微波炉、电视电话等等也会日益普及的。不过，生产这些东西，需要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未来的工厂里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肯定要比现在高得多；在工人当中，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技术工人，也会越来越多；而光有力气没有技术的工人，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少。有的同学说，你看我爸爸，识字不多，工资不少拿。他说的是事实。可是，请不要忘记，时光不会倒流，到2000年，他爸爸那一辈的老黄历肯定会不顶用的。

即使在农村，有文化的优势，现在也已经明显了。据江苏省的调查材料：家有高中生的农户，平均收入显著地高于家有初中生的农户；家有初中生的农户，又高于家有小學生的农户。薄膜覆盖、培育银耳、养蚌取珠、网箱养鱼等等，都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的事。农民买汽车现在不算新鲜事，有的农民已经集体买飞机了。这还只是刚刚开头，以后的发展，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肯定会出乎今天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追科学！”叶剑英同志的这句话，道出了今天青少年一代的使命。想到2000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追吧！追上了科学这匹骏马，我们未来会更加光辉灿烂！

高消费和生活必需品

1980年，我国每人年平均的国民收入大约只有二百美元，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是达到八百美元以上。这叫做小康水平。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一般都在五千美元以上。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更高达一万美元以上。即使到了2000年，我们的水平也远远不如他们现在的水平。当然，统计的口径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十分厉害，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最终都归劳动人民所有，普通人的生活会比同等生产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好些。所以，观察一下他们那里目前的消费情况，对我们正确地预见未来，还是有好处的。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名词，叫做“高消费”，常常被我们有些同志骂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理由呢？一条叫做高消费就是高浪费。电视机坏了也不修理，扔掉买新的，这不是浪费别人的劳动果实吗？还有一条叫做懒。什么都想自动化，人还劳动不劳动？其实这两条理由基本上站不住。

有没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有的。那是和损人利

己，剥削和压迫别人，甚至把人作为买卖、玩弄的对象，奢侈糜烂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当然要谴责它，唾弃它，因为它对发展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劳动人民就永远不应该有高消费，只能有低消费。我们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生产劳动，都不是为了吃苦，更不是为了永远保持低水平的生活，而是要求生活得更好。我们和资产阶级的不同点，只在于我们不允许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是要求整个社会的全体人民或先或后的都能共同富裕起来。

所谓的“高消费”，其中确有许多项目是和节约人在家务或者业余生活中的时间相关的。这些究竟是不是有必要，看看我们近几年的实践，就可以明白了。

这几年，我国人民消费的观念和实践都在变化之中。家用电器的普及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是洗衣机和电冰箱的畅销。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台洗衣机一二百元，还要花电费，自己动手洗衣服，这些钱都可以省下来。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代价是花去了时间。过去时间不值钱，才会有那样的观念。生产力越是提高，劳动者每一分钟可以创造的价值越多，“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才越能深入人心。请看，那些生产发达的国家，人们在马路上也多半是快步走，很少有慢吞吞地踱方步的。

也许有人要问，业余的时间，何以也会值钱呢？是的，这个时间的活动，一般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是，如果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习，增长知识，搞出某种发明创造、合理化建

议，改进了工作，这些成果却是有价值的。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也就是提高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素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有利的。包括休息得好，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体力，增进健康，提高文化素养等等，也是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懂得花钱买时间的合算了。

例如电冰箱，它的好处首先不在能够储存多少高级食品，更不在于夏天可以在家里制造冰棍、冰淇淋，而是在能节省时间。本来要分五次、七次买的菜，一次买回来；本来无论排多长的队也得硬着头皮站下去，改成什么时候碰到排队人少、方便，什么时候就买。一个星期省下四小时，一年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作日，能派多大用处！

在美国的城市里，菜店要比我们这里一般城市少，离开许多人的居住点比较远（其原因和他们那里劳务费用贵有关，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样



的条件下，不但电冰箱，而且连私人汽车也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许多工人虽然欠债累累，靠分期付款也得把冰箱、汽车买到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日子就会十分难过。

可见，什么叫生活必需品？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茶叶是西藏人生活的必需，没有它，牛油之类的食物就不好消化；皮毛是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必需，没有它，无从抵御北极的风雪。光纤电话、数字通讯、家用电子计算机等等，就是未来人生活的必需。没有这些东西，不可能适应未来信息高度发展的社会的生活。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甚至是我们爷爷时代生活的观点去看未来，把这些生活上的进步都看成奢侈、浪费，或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应该欢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进步。

这里有许多观念需要改变。例如，火柴已经被人们用了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过去烧柴火灶，点油灯，离开它也不行。现在，城里推广煤气，农村推广沼气，就不如用电打火机合算。一合火柴二分钱，一个电打火机一元五角左右，但是可以用五万次。请你们算算帐看，究竟哪个便宜。又例如，穿衣服，过去都主张买结实的布，“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棉布生产不足，布票有限制，不这样做也不行。现在没有这些限制，又多是独生子女，个子也长得快，旧衣服给谁穿呀？就不如买便宜的布，不要太结实，穿一年或者一季就坏，正好换新衣服，既好看，合体，舒适，算起经济帐来还可能便宜些呢！

总之，生产是为了消费，生产决定消费，又被消费所决定。生产不发展，没有更多可以消费的东西，消费不发展，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生产也没法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人为地硬性压低生活水平。但是，也不能使生活消费水平一步登天，而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我们今天当然还不能实行或者提倡“高消费”，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还不够。但是，看到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消费水平必将不断提高的前景，看到今天被认为“高消费”的东西将要逐渐地转化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当然应当高兴，应当欢迎，同时就应当为加速这种转变贡献我们的力量。这里包括宣传社会不断进步的科学知识，更包括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做更多的事。



高效率劳动才能高消费

想到2000年，许多人很容易想到那时有多么高的生活水平，可是，同时想到这样的生活水平需要多么紧张的劳动的人，可能就比较少一点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先讲一个带辣味的故事。

一位日本朋友来中国访问，回国前夕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感想。他说，来中国之前，听说中国的工资水平比较低，他就有点疑问：这样低的工资怎样生活呢？来了之后，看到中国的物价比较低，工人享有劳动保险和各种福利，明里和暗里的补贴远超过名义上的工资，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还可以。当他进一步参观了中国的一些工厂企业后，他又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你们的劳动效率太低了”。

这位日本朋友说的话可能不大中听，也可能有点片面，没有完全看到许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热情。可是，他是坦率的，真诚的，善意的，他的话可以启发我们想许多问题。

我有一位朋友，今年四十多岁，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副所长、副研究员，他的